

「老照片」 我的父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

父亲顾颉刚与他祖母的合影 顾潮

我的父亲王芸生 王芝琛

父亲邓广铭执教复旦大学的日子 邓可蕴

父亲胡萍为毛泽东驾驶专机 胡耀萍

父亲留下的照片 张丹非



老照片

温情系列

我的父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编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 / 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8.6

(《老照片》温情系列)

ISBN 978-7-5474-2735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8371号

《老照片》温情系列

我的父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

装帧设计 王芳

出版人: 李文波

出版发行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

邮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140毫米×203毫米 32开 8印张 111幅图 120千字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0

ISBN 978-7-5474-2735-4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1996年底，山东画报出版社的《老照片》丛书一经面世，即以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、回望历史的新颖视角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，并引发了风靡全国的“老照片文化热”。《老照片》的成功出版，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“读图时代”，相继被业内权威媒体评选为：新中国出版业五十件大事；1978—1998二十年难忘的书；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；共和国60年60本书。

作为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《老照片》以“定格历史、收藏记忆”为己任，至2018年4月，已出版了118辑，共刊出各种历史照片一万余幅，相关的文字一千万余言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为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，留下

了一份形象而鲜活的记录。《老照片》出版20余年来，这些带有个人记忆温度的文章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，年长的读者借此印证经历过的历史，回忆过往的岁月。而青少年读者借此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，仰望历史的星空，感受普通民众细腻的家国情怀。

为此，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辑了这套温情系列图书：《我的父亲》《我的母亲》《我的老师》《一封家书》，共四种。其中有些文章从已刊《老照片》中精心挑选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温暖篇章，文字质朴平实，感情自然真挚。还有一些文章，按照《老照片》的一贯格调，另约稿、辑录了众多名家的作品。如《一封家书》收录了傅雷《写给儿子傅聪的信》、曹文轩《爸爸愿意哄着你长大》等表现父爱的书信；也收录了林薇《写给儿子的两封信》表现母爱的信札，这也是林薇之子、作家止庵首次授权出版。《我的老师》收录了汪曾祺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，这篇文章选自本社出版的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。

在《老照片》陆续出版20年之余，我们冀望与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一起成长，通过共同翻看《老照片》，开阔阅读视野，增长人生阅历，增添人文情怀。

我们期待这套温情系列，为每位读者开通一条重温往

事的时光隧道，大家在历史时空的穿梭中，向美好的回忆致敬，并从中领略人生旅途中的不同风景。

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编辑部

2018年5月

目 录

- 回忆父亲朱培德 朱维亮 —— 1
- 浅忆父亲陈方济教授 陈方权 —— 9
- 石狮见证父子情 吴炳南 —— 21
- 父亲顾颉刚与他祖母的合影 顾 潮 —— 24
- 我的父亲孔祥勉 孔令仁 —— 28
- 父亲李济与丁文江、傅斯年的交往
李光谟 —— 36
- 回忆父亲张春霖 张宗海 —— 41
- 我们的父亲华霁荪 华亦增 —— 48
- 父亲的梦 曹 雷 —— 55
- 我的父亲王芸生 王芝琛 —— 62

- 武昌车辆厂创始人父亲李宣予 李嘉陵 —— 72
- 父亲的追求 李广开 —— 82
- 父亲张我军的早年经历 张光正 —— 90
- 先父的两张老照片 祝伟坡 —— 97
- 父亲邓广铭执教复旦大学的日子
邓可蕴 —— 104
- 我的父亲苏静将军 苏晓林 —— 114
- 硬汉父亲 王玉春 —— 121
- 父亲的长袍照 王尔福 —— 127
- 父亲的老相机 夏立群 —— 130
- 父亲的信 杨弘绪 —— 140
- 我的父亲是武工队队长
刘厚军 刘沪民 —— 143
- 父亲赵俪生与孔祥瑛的一段趣事
赵 纲 —— 149
- 父亲的学生时代 龚玉和 —— 153
- 父亲曾经是个兵 任建国 —— 165
- 与父亲的唯一合影 张 垣 —— 169
- 父亲亲历“地道战” 高石英 —— 173
- 服务农村的医生父亲 张 琦 —— 178
- 父亲胡萍为毛泽东驾驶专机 胡耀萍 —— 186

- 父亲曾是外交官 吕苏兰 —— 197
- 父亲走过八十年 徐 明 —— 208
- 父亲留下的照片 张丹非 —— 215
- 往事回眸 李立伟 —— 221
- 父亲的风景照 邱三宝 —— 226
- 父亲“老豆” 李 岩 —— 229
- 永失父爱 友 谊 —— 237

回忆父亲朱培德

朱维亮

我的父亲朱培德（1889—1937），字益之，原属滇军，后率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，1925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，参加了北伐战争，后历任江西省政府主席、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，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最高军衔，成为五位陆军一级上将之一（其他四位是何应钦、张学良、阎锡山、冯玉祥）。他曾致力于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，却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五个月辞世。当时我十六岁，对他的许多事情已有很深的记忆。

父亲身材中等，但却给人“魁梧”的印象。平时不轻易发怒，偶有怒意时，即使不扬声也使人感到“雷霆万钧”

之威。他不喜欢官场的习俗。初到南京参谋本部时，他发现每次进出大门，总有卫兵列队迎送，还有军乐队在大门内演奏。几天后，他就下令取消了此类仪式。再如，他乘火车出行，常有政府官员去火车站迎送。父亲在国府会议上力倡简仪，这些旧俗遂被革除。

父亲的阅读范围很广，从中国史、诗、散文到有关欧、日、美近代政治、社会、民情的资料，皆有涉猎。他读书时，身边带着两本小手册，一本录下较重要的内容或心得，另一本选录有意义的字句。周末我从学校回家时（当时我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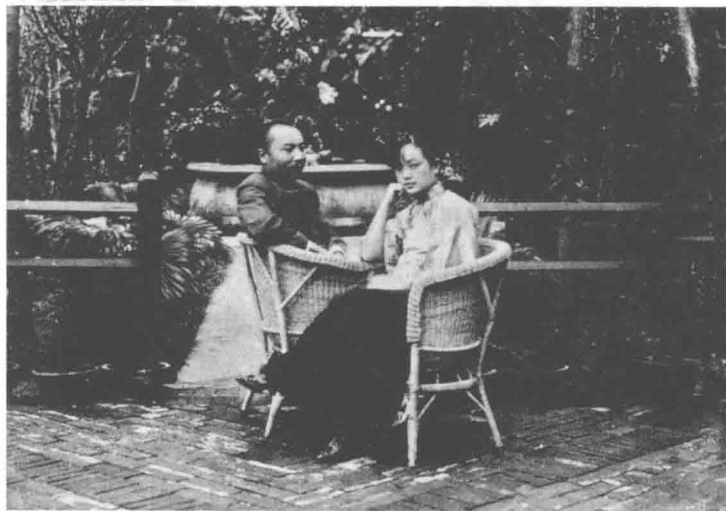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北伐前夕，父母摄于广州照相馆。回形藤椅大概是当时的“情侣座”。

读于金陵中学),他常向我讲解读书心得或特别欣赏的词句。商务印书馆发行“四库全书”选集时,父亲买了一套精装本,藏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,说等打完“大战”后退休回家从头读起。可惜,父亲所有藏书、笔记均在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时与住房同被焚毁。

父亲晚年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。他带兵征战十几年,见每次战后,都有许多青年遭受伤亡的痛苦,总觉得自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,导致他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。曾跟随他多年的参谋长黄实亦因此成为虔诚的佛教徒。经黄的介绍,父亲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。起初自己选读经书,也曾去南京近郊佛寺与较知名的住持高僧研讨几段经文。1935年,父亲在家中阁楼特设小间,作为他研究佛理的“静室”。他曾几次对我讲授佛教理论及佛教在印度及中国发展的史迹,等等。

父亲平时居家平易俭朴,但在外交场合,非常注意中华大国的庄严和体面。为此,他特请一位曾留学剑桥大学的先生来鼓楼家中教习英语,讲授欧洲文化、历史、礼仪,母亲有时也在旁同学英文。1936年,父亲为翌年准备代表中国出席英皇加冕大典,特制了一套陆军一级上将的大礼服和几套西服,研习宴席上的礼节,并与母亲同习交际舞。

在日常生活方面,他教导我们生活要俭朴,居家要勤

俭。衣服有破洞时，补好再穿，但要干净；不滥用纸张，须用两面写；每餐要想到农人种植辛苦。“一粒米，一滴汗”，碗内不能剩饭。他要求我们平日起居大小事要自己做，待仆人如家人。

我幼时在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小学读书，十一岁时就可按成绩毕业升入初中。我的级任导师张箴华先生觉得我成绩虽好，但年纪尚幼，还不够成熟，最好再留校一年，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和家长面谈。父亲得信后，立即约好时间，那天，父亲着灰布长衫单独赴校，由我带至张老师处，我在室外等候，两人谈了将近一小时。告辞时父亲向老师恭敬道谢。返家的路上，父亲说他完全同意老师的见解，要我对老师提出的弱点下功夫改进。

我少年时曾希望将来能进空军军校学习。父亲不赞同。他说军人是个破坏性的职业，他一个人就够了，下一代应从事建设性的事业。他生平注重农业，用他想象中的“新食物”鼓舞我们：此种食物能自殖，不需施肥，不怕干旱，大大减少农人的操劳和风险；富有营养，每天只需食用少许就可保证健康。1934年前后，他在南京市内紫竹林买了一块地，在专家指导下种了几百株果树，准备将来与学习农技的子侄们一同研究果树改良。抗战胜利后，有两位农科毕业的堂兄在此筹办试验农场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们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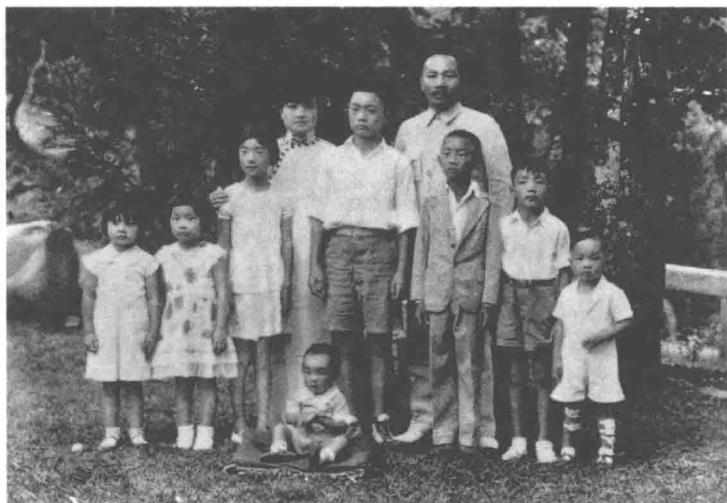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1935年在庐山牯岭所拍的全家福。当时家中已有八个孩子。

一辈的朱家子弟，后来大都学习农科与工科。

长年的军旅生涯，使父亲患了胃病。北伐后期，胃症加重，医嘱须静养。他曾数次呈请国府准许暂退休养，未蒙允准。1929年迁入南京后，他便注意体育锻炼。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，他负责对日作战的筹划，知道中日间必有一场恶仗，曾向母亲说中国将要打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战，自己必须赶快壮健起来，蓄有足够的精力去打这场战争。他锻炼的方法较多，如网球、高尔夫球、骑马、狩猎、游泳。

父亲有时感精力不济，医生嘱每周注射葡萄糖液两次。



图3 父亲在家练习网球时，母亲有时在旁观看。两人在着装与姿态上有很大的反差。

1937年2月14日，父亲按期注射。次日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，并与大家一同谒中山陵，返家后就感不适。当日我母亲去上海“避寿”，次晨方返家。父亲当晚病体难眠，夜半起床，上阁楼静室造句写字（他有用造句学习的习惯），以苏病体。潦潦数十字虽是带病随意写的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却自然流露出他内心一贯的真情，体现了他对儿女、父母、国家的感情，对个人修养的要求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 人生信条。父亲的遗墨如下：

盖 天冷夜晚睡觉要盖被盖

养 父母养育我，我要孝顺父母，方能报父母之恩

吹倒 根深蒂固的大树不怕风吹倒，广土众民的中国日本把他无奈何。

吹断 一个人失了自信力，就像吹断线的风筝一样，永无自立的时候

讲 无益于身心修养的话不可多讲，有损他人名誉的话切不可讲

旗 国旗就是代表国家，我们把国旗看得十分的尊敬

会 现代的国民要会用武器来保护国家，才会受人们的尊敬

怕 我怕无能力，我怕受耻辱，我不怕到战场去拼命

放进 不要让敌人（日本）的势力放进国里来

渐渐 我们的国家渐渐富强了，我们准备着去收回我们一百年来失掉的土地和人民

急煞 觉得学问没有大进步而光阴则一天一天过去了，真是急煞

16日，父亲病情加重，左臂注射处开始红肿，17日晨红肿开始上延。医生见后甚惊，立即迁父亲入鼓楼医院，化验后发现血中有前所未见的大量链球菌。当时医药界尚无有效的疗法。傍晚前父亲病情转剧，红肿延至胸部，生脓液，疼痛不堪。医生决定孤注一掷，试用开刀割治。开刀后，父亲就昏迷不醒，弥留至晚12时左右辞世。